

當世界的喧鬧靜止時

——從存在之路的探問看幾米的繪本世界

中正大學中文系 蕭義玲

摘 要

在眾多的幾米現象觀察與研究中，本文並不著意於商業機制、全球化現象與消費符號在幾米現象中所扮演的腳色，而是回到繪本自身所傳達的豐富象徵性，並關注於以下問題：圍繞且推進幾米繪本創作的內在線索為何？此一內在線索如何在不同主題與美學形式的創作中具象呈現？又如何將幾米繪本中一再出現的主旋律，如夢、嬉戲、童言童語、秘密花園與地洞，如小人與小動物的相互為伴，如生活點滴反覆咀嚼之必要，如不斷向陽光、鮮花、舞蹈與歌唱招手之必要等等置入其創作歷程考察。本文試圖從以下問題探討幾米創作的內在線索：一、安穩/不測——從死亡說起：討論死亡焦慮與「幾米式的風貌」之間的關係；二、我在深淵底處呼求。本節分別就(一)「傾聽」(二)「喧鬧與苦難的所在地」(三)「時間點滴流逝中，痛苦凝結了」討論幾米存在視域的轉換，以及如何在繪本中揭出現代人的生存景況；四、沉睡、召喚、甦醒。本節分別就(一)「曙光」(二)「醒來」(三)「門、秘密花園、森林、月亮」(四)「嬉戲、遊蕩、跳躍、追逐」(五)「齊物合唱」生命歷程的層層推進，討論幾米繪本所蘊含的「輕」

風格之意義與美學特質，即在於致力恢復現代人的感受力，以及拒絕世故的詩性眼光；五、反叛冒險的歷程。本節分別就（一）「共同的、集體的、重復的/個性的、獨立的、創造的」（二）「直覺、勇氣與開放」討論幾米對「創造」意義的深層思考與探索，創造的歷程即是一段生命的冒險之旅，其中將使人生出一種向美靠近的精神向度；六、誰願意為我在黃昏的窗邊唸一首詩？——美是一種救贖。本節以（一）「流動、臣服與信任」（二）「此刻、瞬間、美與詩」討論詩、美與存在之間的關係，進而探討它們對幾米的創作乃至讀者所起的效用為何？從中亦將幾米創作的內在線索勾勒出來。

關鍵詞：幾米、繪本、創作美學、存在

當世界的喧鬧靜止時

——從存在之路的探問看幾米的繪本世界

中正大學中文系 蕭義玲

一、從幾米到幾米現象

1998 年的「幾米」以「繪本」作家之姿，在台灣藝文界中颯起旋風，自令讀者驚豔的第一本創作《森林裡的秘密》以來，幾米年年迭有佳作推出¹，其作品不止席捲台灣，帶動一股「成人繪本」的閱讀熱潮，近年的

¹ 至 2004 年為止，幾米的創作年表是：1998 年《森林裏的秘密》、《微笑的魚》；1999 年《向左走.向右走》、《聽幾米唱歌》、《月亮忘記了》；2000 年《黑白異境——Notebook》、《森林唱遊》、《我的心中每天開出一朵花》；2001 年《地下鐵》、《照相本子》、《1.2.3.木頭人》；2002 年《我只能為你畫一張小卡片》、《我夢遊你夢遊》、《布瓜的世界》；2003 年《幸運兒》、《你們我們他們》；2004 年《又寂寞又美好》、《開始——Notebook》、《履歷表》、《遺失了一隻貓》。詳細的創作情形與得獎紀錄，請參見幾米專屬網站：幾米 spa：<http://www.jimmyspa.com/jimmy/index.asp>

閱讀者更深入於香港、大陸等地，並成功地進入美國、德國、法國、韓國、日本等許多國家，其深受注目的情況，可形容為「幾米現象」：每本書皆有十萬多冊以上的銷售量，此外，報紙、廣告等大眾媒體，乃至於公共空間等廣為刊載幾米的插圖，更有唱片界、電影、劇場等將幾米的作品轉化為多樣的藝術形式²，甚至於可在各式生活用品中看到「幾米品牌」的標誌，幾米以其個性化鮮明的創作，儼然已全面性地滲透入當代生活的諸多空間，而成爲都市心靈的代言人。

從幾米到幾米現象，幾米廣受讀者喜愛的理由，除了其個性化十足的繪本風格：簡約爽利的線條、流動跳躍的光影、生動流暢的說故事能力、疲憊憂傷的都會小人、可愛突梯的動物表演等，其繪本以畫、文的層層交疊，折射出一則則心靈琥珀光，最能使讀者眷愛神馳。如可樂王專訪幾米所說的：「他透過極其簡約的故事架構、藉由繪本形式以及一幅幅心象風景，引導那些每天都比前一天更不快樂一點點、生命越來越爛透、被寂寞和憂鬱套牢的人們，藉由那些更本質的東西帶你到更安靜而溫暖的地方；他像是火柴，映照出我們一貫冰冷的靈魂。」³讀者與繪本共鳴之處，是幾米做爲一位創作者對當代心靈的敏銳穿透，亦突顯了都會文明人共同的情感病根與渴望。

順此而下，在眾多的幾米現象觀察與研究中，本文並不著意於商業機制、全球化與消費符號在幾米現象中所扮演的腳色，而是回到繪本自身所傳達的豐富象徵性，一般研究者皆能注意到幾米繪本所顯示的濃厚的情感

² 如《向左走.向右走》、《地下鐵》、《月亮忘記了》、《微笑的魚》已製成音樂CD，捷運卡以《地下鐵》畫面製成票面、《向左走.向右走》由香港導演杜琪峰改編拍成電影、《地下鐵》由黎煥雄導演改編成舞台劇，《布瓜的故事》搬上電視廣告、興建中的高雄捷運，亦以幾米繪本圖畫作爲圍牆畫面等等。

³ 參見可樂王〈幾米秘密的武器〉，《新朝藝術》，26期，2000年11月，頁1。

話語，如：寂寞、錯置、疏離、死亡的陰影、幻想與夢……，然本文更著意於關注以下問題：圍繞且推進幾米繪本創作的內在線索為何？此一內在線索如何在不同主題與美學形式的創作中具象呈現，如幾米作品中有風格童稚輕盈的《布瓜的世界》、《照相本子》等，亦有寫實濃郁的《地下鐵》、《幸運兒》等，看似迥異的兩端，這其間創作心靈的曲折為何？又如何將幾米繪本中一再出現的主旋律，如夢、嬉戲、童言童語、秘密花園與地洞，如小人與小動物的相互為伴，如生活點滴反覆咀嚼之必要，如不斷向陽光、鮮花、舞蹈與歌唱招手之必要等等置入其創作歷程考察。文本的詮釋與解讀，可視為讀者逆向作者心靈的一次泅泳，也是尋求與繪本發生更高度共鳴的一個努力。

二、安穩/不測 —— 從「死亡」說起

在幾米的繪本文字、專屬網站，乃至於讀者對他的專訪稿中，幾米每每主動提及 1995 年的一場血癌，以及其後一段孤絕療養的歷程，當頭罩下的死亡陰影是作品呈現所謂「幾米式的風貌的開始」⁴。幾米並主動提到，1993 年底他還在廣告公司上班，在工作的低潮中，一位女像士預言他將在 1995 年大發，1994 這年，幾米結束長達 12 年的廣告生涯，開始作一個全職的插畫工作者，而後幻想、期待 1995 年的到來⁵。因此，1995 的血癌，

⁴ 見〈走入幾米的世界〉，《CHEERS雜誌》，2000 年 5 月，本文為吳若權與幾米的對談。亦可見於CHEER電子報：www.cheers.com.tw/content/webonly/web12.asp

⁵ 幾米患病前後的生命與心理歷程，可見幾米網站「幾米隨筆」中的自述，出處同註一。

無疑是一場晴天霹靂，不只讓幾米美麗的幻想破滅，更讓幾米幾度陷入生死邊境的掙扎中。幾米自己說道：

1995年，我什麼事也沒有做成，躺在醫院的單人房，與世界隔離，謝絕訪客，流淚度日，每天有一堆醫生護士服侍，不斷輸入別人的血紅素、血小板。日日期待自己的白血球能爭氣一些。

我常常回想，生命裡這一段驚心動魄的轉折，到底要對我的人生作何提醒。……生命的變化太快，太殘酷，來不及準備，也無法預料……⁶

當現實的安穩出現巨大的裂縫，病弱身體的節節潰敗，稍有不慎，便要直直墜落死亡之崖，這對幾米言，已非夢中情節而是一場無可逃躲、日日在身旁真實上演的生死之役。然而死亡陰影的巨大，其對生命的攪動也如翻江倒海般劇烈，此一攪動，幾米自言便是其日後源源不絕的「創作」之源。然而「死亡」與「創作」存在著怎樣的關係？德·海德格（M.Heidegger）在探討死亡的意義性時，提出一個慧見，即個人對死亡的覺察就如同一根刺，將使人從「一般的存有狀態」轉移「到更高的存有狀態」。所謂一般的存有狀態，就是向日常事物世界俯首稱臣，並專注於閒聊、他者等日常事物中，這是一種「不真誠」的存在方式；而在「更高的存有狀態」中，他則開始轉向對存有本體的探索與覺察，在生命絕對的有限性之前，他被迫去面對自身的責任，從中遂觸及了如何使自己超越有限的創造性問題，這即是一種真誠的存在方式⁷。因此我們可說「死亡」在生命中就像是一種衝突信號，提醒生命終站將至，在此一無可挽回、無能改變的邊界處境前，

⁶ 出處同註一。

⁷ 相關討論見M.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頁 210-224。

種種向來左右他的信念、假設、前提、習慣……等已無足輕重，人被迫以全神貫注之姿直接遭遇眼前的致命風險。但此一邊界處境雖剝奪了人在事物世界中長期執守的願望，卻也召喚人進入更深邃的意識中，這是真誠存在的開始，亦是「創造」的源頭。因此，我們確實看到幾米說道他生命本質的轉變：

我感念那一段飽受折磨的傷痛時光，讓我變得感性而敏銳，許多平凡的小事變得重要，而許多非凡的大事又變得無足輕重⁸。

當「非凡的大事」讓位給「平凡的小事」，其中所透露的正是存在視域的徹底轉換。然則我們可以進一步提問，當創作者站在死亡的極境位置重新來看待生命長久以往所專注的「非凡的大事」時，他會為世人（讀者）帶來怎樣的訊息？當存在轉而以「感性而敏銳」的樣態參與世界時，將對幾米的創作活動產生怎樣的影響？或者我們更可以深入質疑：「死亡」所摧毀、建造的東西究竟是什麼？

三、我在深淵底處呼求

當我們以「死亡的焦慮」作為與幾米繪本對話的起點，「死亡」在這裡已經不純粹是一個身體行將壞朽的信號，當身體不再提供幾米安穩的保障，生命便彷彿成了一座無人守護的宮室，城門大開，隨時陷入一種被搶奪擄掠的危險中，更甚者，眼睜睜地看著原本美麗的宮室一吋吋塌陷，珍

⁸ 出處同註一。

愛的財寶一件件流失，竟無能為力。

失去身體的庇護，意味著失去了向來為「理所當然」作定義的能力，意味著生命控制權的徹底潰敗，現在，他眼睜睜地看著美麗的宮室轉眼成廢墟，卻又不能不直視、接受這一切的變化，連深淵底處的呼求都是一個無望的發音，那隨時可能翻覆的不測中，一無所有、一無可憑的全然無助感，必然引發人對生命痛苦、不得自由的深深體悟，只不過生命的真理以如此殘酷的方式被揭出，它要對人訴說什麼？

傾聽

是的，就在這裡，所有發之於控制權中的慾望，你所有想要爭辯些什麼的言語，在「死亡」面前都是無益的，在這真切的痛感之上，你必須放棄所有「我能做些什麼」的自信，你被迫以無條件的「接納」取代主動積極的「獲取」，那是整個世界觀的轉換，這便是「傾聽」的開始，在種種未解的苦難中，你只能專注、仔細地「傾聽」所遭遇一切的意義，那裡有命運捎來的訊息，那是轉苦難為意義的窗口，而倚在苦難窗口上的傾聽，正是幾米生命「感性而敏銳」的開始，這是一種救贖的方式，卻也正是創造的起點。

生命的種種苦難來自於幾米的真切體驗，我們發現，當這體驗成為幾米「傾聽」命運、「傾聽」世界的窗口時，「感性而敏銳」的幾米身上遂像攜帶了一具痛苦感知器，對流轉於大千世界裡，種種起於身不由己的痛苦哀嚎，似乎具備了最為靈敏的接收能力。例如，幾米寫道生病前後對繪畫態度的改變，深深是一個「同理心」的映證。生病前（1994年）如是看待筆下小人：

一開始我對我畫裡的任何「小人」都沒有投入情感，它們只是我賺

錢謀生的工具。我就像是一個臉色蒼白、冷血無情的馴獸師，揮舞著皮鞭，日夜鞭打訓練他們，期待他們表現出眾，可以早日將他們推上表演的舞台，獲取掌聲，為我賺錢。我從未覺得必須為他們付出任何的關愛。

他們是他們，我是我。

直到有一天我累得病了⁹。

「馴獸師」不正是一個極端伸張自我「控制慾」的稱號？而後，當幾米生病了之後，他自述轉變如下：

我病得很重，躺在醫院與世界隔離，跟生死搏鬥。好長一段時間我下不了床，我不能會客，哪裡都不能去。看到窗外飄動的白雲，艷麗的落日，甚至是偶爾停駐窗台的尋常鴿子，都會讓我忍不住激動掉淚。我體會到身不由己的悲哀，我開始瘋狂思念我的「小人」¹⁰。

「傾聽」的能力來自於從己身的「身不由己」之痛，同理、碰觸於他人的「身不由己」之痛，痛與痛之間的流動，相濡以沫的溫暖慰藉，該是照亮深淵黑暗的一道亮光，而當身陷僵局的幽暗生命尋得亮光，生命的能量便具備了突圍封閉，再次流動的能力，其間，便有創造的嫩芽悄悄滋長。幾米於2004年出版的《又寂寞又美好》中，標為7月26日的一幅畫饒富意味。畫中一個長髮而憂傷的女孩倚著一隻藍黑色的受傷烏鴉，文字題為：「烏鴉受傷了/再也無法帶我去飛行。我安慰她，勸她別太難過。但說著說著，我自己卻抽抽噎噎地/哭了出來。」本書是收幾米於血癌後的療養期間所畫

⁹ 見幾米《黑白異境》序言。（台北：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見「幾米隨筆——我和我的『小人』」，出處同註一。

¹⁰ 出處同上。

的畫(1995-1998)，於2004年成名後的回顧中，幾米在這段文字後加註道：「雖然我一直在畫圖，但心裡卻總是覺得自己不會畫圖，對自己有很多的懷疑。直到有一天，我畫出了這張圖，才忽然覺得自己是會畫圖的，但為什麼是這張圖呢，我也說不上來。」

或者我們可以試著幫創作者說一說，便是「傾聽」的能力，使他的畫筆引領著他真正地進入世界，且不是如以往地進入表象的世界，而是深深地進入於本質的世界，在那個極幽微之處，仔細諦聽，天下眾生都會對他召喚、低語，因為他是心靈朝向世界開放的一個創作者，因為他具備聽出心靈話語的能力，蒼生話語不斷在他敏銳的心靈震動，且引出創造力從心底汨汨流出，於是，繪畫之於幾米，是苦難中的自我審視、自我治療，亦是宗教性一般地對同陷深淵中的他人的憐憫之愛。

喧鬧與苦難的所在地：競逐、分裂、固著

情感能力的靈敏復甦，創作的過程亦是創作者不斷重新省視自我生命歷程的過程，隨著創作活動的進行，創作者長期種種被壓抑的苦痛亦將隨之噴薄而出，但所噴薄而出的，亦是所有同樣身陷於困局中的人的眼淚。創作的過程，是幾米一次又一次地與世界萬物重新連結的過程，幾米於《又寂寞又美好》18月20日寫道：「記憶中，我從不曾為自己畫過一張自畫像，或者，我筆下的每一張圖，其實都算是我的自畫像？」故以「身不由己」的「同理心」有感於世界的種種苦難，幾米純然是以一個經歷者而非旁觀者、外來者的姿態揭示悲劇所以發生的原因，正是作者從自身的經驗出發，全然傾聽了他人心中深切的痛感，發抒於繪畫之中，每每引來讀者注目，彷彿畫中所畫的小人亦是自己，而與小人們一起陷入沉思幽嘆中。幾米以靈敏的筆觸將悲劇的圖譜一一畫出，在朝向自己同時也朝向世界萬物的真

正誠實中，正是他自己所說的：「小人，也不斷地被重新創造出來，他們變成了我，我也變成了他們。」¹¹

• 野心、慾望、佔有

野心、慾望、佔有——那是控制慾望所結的纍纍果實。一再一再地，幾米以畫說出同陷於現代文明洪流中的人的困境，那是以比較、以獲取為生命目的的生命的無限競逐，競爭的優勝引來快樂，競爭的劣敗引來痛苦。幾米不斷以畫傳達文明社會中，永無止歇的慾望競賽，正是一個從未平衡的天秤遊戲，我與他人隨時在天平兩端細細估量，晃動不休。那都市迷宮的追逐中，如〈萬人遊戲〉（《聽幾米唱歌》）畫面所傳達的，人立足所依靠的穩固大地，被換為人踩著人的頭的危危站立，同樣的隱喻在〈站在哪裡〉（《聽幾米唱歌》）中，更顯得立體，那是以疊羅漢的位置，思索人失去穩固的大地後，在「應該將自己擺放在怎樣的位置」的進退失據，幾米寫道：「疊羅漢時，你喜歡在哪一個位置？/最上面的？會摔得很慘。/最下面的？會被壓得很痛。中間的？又似乎不夠刺激。」或者，野心驅策人亦如瘋狂躁進的城市牛仔，策馬登高，卻在直達山頂之際，一聲「然後呢？」轉成功為失敗的荒謬（《又寂寞又美好》2月28日）。野心驅策下的成功與失敗牽引人的快樂與苦痛如傀儡，當生命的天真與純潔讓渡給文明社會的競逐遊戲，他人眼光的主宰中，你開始戴上一頂頂粗礪而僵硬的面具，生命正漸漸地從「自由」的一端往「不自由」的一端傾斜，慢慢慢慢加多的壓力，那是幾米在〈巨人的蘋果〉（《聽幾米唱歌》）所說的：「剛開始只是開出一朵較大的紅花，/接著飛來一隻怪怪的蜜蜂，/然後只是結了一顆不太一樣的果子，/誰也不曉得會這樣。/世界上所有的恐怖，不都是這樣慢

¹¹ 出處同上。

慢發生的嗎？」而畫面上是一場大災難——一顆碩大紅蘋果掉下，折斷了樹，壓倒了屋頂——這是恐怖的最佳註解，災難發生的現場。

• 認同、習慣、固著

然後，我們在〈圈套〉（《我的心中每天開出一朵花》）一幅畫中看到那顆紅蘋果，剛好不偏不倚地掉落在人的頭上，且正被人小心翼翼地頂著。且慢——在此我們先不妨想想：當那顆「恐怖」的紅蘋果掉到人的頭上時，會是怎樣的「恐怖」情景？幾米寫道：「我被固定。/固定刷牙、洗臉和關燈。/固定在找不到停車位時咒罵。/固定感冒咳嗽，懼怕死亡並開始戒菸。/固定愛心捐款，同時不遵守交通規則。/固定對愛情失望和對選舉絕望。/固定在固定的地方，接受固定的擺佈。/當然也在固定的時間，懷疑人生。」畫面上，一個被五花大綁、口不得言的男人（身邊還有一隻遭受同等命運的悲慘小兔），身旁紅綠燈的暗示，那活脫脫是現代都市人的生活寫照。「固定」、「固定」加「固定」的統一規格化，如生產線的每個環節的嚴加控制，整個都會文明的輸送帶，終於將所有的差異性碾碎、重組，且嵌入於一個得以為城市文明所控管的确切位置上，重新為人安上一個不容置疑的身份符號，從此以「身分符號」來命名你，動彈不得。你且被叮囑，既已成爲文明輸送帶的一份子，便得好好發揮、珍惜身分的效用。於是，在整個城市文明中，一個將自身讓位給身份認同的瘋狂遊戲開始了……

你被安上「公主」的名號，你的幸福便交由與青蛙王子的準確配對掌管（但怎麼成爲公主與青蛙夢魘的開始？）你被安上「上班族」的名號，你的幸福便交給老闆、股市掌管（好疲憊的人生啊！）你被安上「女人」的稱號，便得將幸福交由未知的那人來掌管（噩夢與凝滯的時間本是一體！）甚至，當你被命名爲「董事長」時，你的幸福亦要交由名聲、地位來掌管（你知道眾人注目的恐怖嗎？）……尤有甚之，由「身分認同」所內化於心的種種成見、習慣、意識形態的制約，心靈逐漸封閉而不自覺，

甚至向外投射為一種看待（乃至專制）世界的目光，於是要將世界一切塞進這個模套裡的控制慾望隱隱點燃，且如火漫燒了。

文明之神正在城市上頭訕笑著。

請看，幾米繪本的小人，那是一個個在都會文明中，與我們不斷錯身的「身分之人」，然每個身分是不同的認同符號，不同的認同符號引來一個個心靈的膠著，那龐大的人潮正散落於十字路口、地下鐵、公共廣場、頓悶的車廂中，他們或顯露倉皇、若有所思，或顯露無聊、疲憊甚至胸懷美夢，然而每個人都是孤島，島與島之間，混亂、擁擠而無法彼此傾聽。孤島上，那是寂寞的永夜歌唱，凝滯、痛苦，無法融入他人，也無法被他人撫慰、碰觸，〈寂寞映像館〉（《聽幾米唱歌》）裡幾米說道：「看了一場看不懂的電影。/四處張望，/發現別人專注而陶醉，/才忽然明白，/孤獨是什麼。」終於——寂寞叫人發狂，幾米在〈雪地裡的仙人掌〉（《聽幾米唱歌》）中為小人道出心聲，那是：「雪地裡，長出了一顆沙漠裡的仙人掌，還開了一朵美麗的大黃花。」如嚙語般不斷重複的文句，現代化文明表象下，揭開面具一探，竟是失落傾聽能力的瘋狂進行曲，你說，還有比這個更恐怖的嗎？

時間點滴流逝中，痛苦凝結了

讓我們一起想想，造成這寂寞、騷亂、痛苦，甚至幾乎要讓人發狂的東西是什麼？現代化文明給身處其間之人安上一個身份符號，給予保障，給予遵循守則的方便，給予目標、前景，但同時亦施加了無形的圈套，讓人朝向社會所給定的理想標的奮力追求，並以之作為生命目的的無上指令。然則當人將以某種身分認同所管窺之天投射為整個世界的圖景時，他賴以成就目的性的種種觀念、判斷卻是慢慢把人帶至僵化困局的推手，於

是一個又一個的「習慣」縛住了活生生的人，那是文明之神的詭計，好讓人人背負著自己的「習慣」走各自的道路，各自於迷宮般的街道巷弄尋找天堂，這不啻是現代文明內化於心的最佳證明？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向左走向右走》一書中，兩個龐大都市體制下的畸零（失意）年輕人（一個翻譯家、一個小提琴家），在日趨凍結、封閉的生活狀態中，忽在公園裡的噴水池前偶遇，「他們有如失散多年的戀人」，「度過了一個快樂而甜蜜的下午」，然而，以為心中的冰雪就要溶化，不料一場急來大雨又將兩人沖入都市的龐大體制中，在機械化切割空間的生活場景中，他們搬演的亦是一齣在相同的都市軌道中不斷「錯身」的戲碼。然而，我們在這裡特別要指出，這段隨著時間流轉不斷加劇的絕望傷痛，除與都會空間的迷宮般切割有關外，亦要注意這其間的隱喻性，每個因機械化切割而導致「錯身」的場景不正是人無力、無能停駐傾聽、感受，而導致心靈如置文明荒園的象徵？而其中原委，便是「習慣」（機械化）——男女主角始終「習慣」向左右與向右走，終於成為兩條難以交集的平行線，什麼是「習慣」？是心靈不再具備開放質素的萎縮陳示，是因護衛而僵固，因固著而封閉所導致的心靈麻木，以至於隨著「時間」點滴流逝，在不斷錯身、尋找不著、呼喚無人回應……的目的未達成的痛苦中（他/她在哪裡？會在地下鐵的出口等我嗎？）窒息、疲憊而憂傷。那目的性的堅持已將人逼至牆角，在無能感受、無人傾聽的生活空間中，時間啓示錄是：壞，一切只有更壞，還要更壞，然而你被自己與現代化文明困在習慣圈套裡，你膠著著無以自救，無能救人。

襯著現代化文明裡「時間」的巨大背景，在尚未達成的目的性面前，痛苦由此生，恐怖、瘋狂也由此生。幾米如是寫道：「鐘停了，鐘歪了，鐘壞了。/秒針掉了，分針掉了，時針掉了。/我病了，我老了，我壞了。/眼睛瞎了，耳朵聾啞，嘴巴啞了。/愛情停了，愛情歪了，愛情壞了。/甜蜜不見了，痛苦的回憶一一浮現，/而寂寞也準時來了。」（《又寂寞又美好》

7月23日)，那是眼睜睜地看著活的東西的死去，那是在《向左走向右走》中兩隻脖子被吊高機繩索網綁、吊起的將要窒息的鵝的呼喊，如此沉重的隱喻，不正是莊子「倒懸之苦」的另一種註解？

四、沉睡、召喚與甦醒

幾米以畫回顧並照見自己與小人們的生命苦難，因無限喧鬧所帶來的無法傾聽，那是現代人不能止歇的噪動顛馳、狂熱迷執，以至於陷入迷宮，在無可自拔的憂傷中產生光怪陸離的種種恐怖。那是人表面理性端整的活著，但實則無一人真正甦醒。慾望的蠢動、情感的憂傷、規律的無感、習慣的固著——將人推入時間的深淵中，於是，睡與醒之間的邊際模糊了，沒有感受、不斷重複的機械化困境，人只是一具具不斷穿梭在機械化都市的機械化肉體。因此，當「死亡」的警鐘敲醒了幾米，「倒懸」之苦亦露出曙光，幾米終於能夠再次傾聽內心的聲音了，他為自己、為小人們問起一個真切的問題：如何離開荒園？如何回到內心的家園？

曙光

〈寂寞奔跑〉（《聽幾米唱歌》）中，一隻站在荒園戴著耳機的兔子，仔細聽著牠的隨身聽，文字是：「我聽不見彩虹出現的聲音，我聽不見太陽落下的聲音。/花開雪飄的驚喜，我聽不見，/風吹草動的危險，我聽不見。/野狼的嚎聲、獵人的槍聲、天使的哭聲我聽不見。/我只聽見寂寞，在草叢裡來來回回的奔跑！」

這段文字饒富意義。不能聽、聽不見——失去感受力，不正是我們所說的苦難發生地？然而，當活生生的感情都被如此狠惡的機械空間、機械制約、機械習慣扼殺了，人該如何重返家園？還有回家的路嗎？請先別宣告放棄，請跟我來，請注意——在深淵底處的呼求：「我只聽見寂寞，在草叢裡來來回回的奔跑！」就是這個，所以你看才看到在幾米繪本中，何以總是讓毛毛兔、巨鳥、泛著綠光的魚、晶瑩燦亮的月亮……出現在每一個有痛苦心靈出現的隱密角落中，那是出口的暗示，而所有因寂寞而痛苦的心靈便是接收器，每當你寂寞、痛苦，牠們便蠢動了——來了來了，牠們來了，就躲藏在機械心靈與機械空間的縫隙，你只要仔細諦聽，便會發現牠們以神秘之眼，以輕盈的腳步，以盈滿的亮光在不斷召喚你甚且安慰你，牠們說來啊來啊，你為什麼還不離開？

醒來

當生命已經被過多的詮釋、投射與成見所操控時，你必須歸零，你必須重新成為「感性而敏銳」的，你才能聽到無處不在的呼喚，你必須將長期被習慣制約的僵局一一打破，你才能夠輕盈。我們看《森林裡的秘密》，那是當小女孩在「我睡著了……白色的窗簾，輕輕地飄了起來」時，她才聽到毛毛兔在窗外呼喚了，而後她跟毛毛兔在森林裡自由嬉耍、遊蕩跳躍，音符如風揚起，而後想起在森林中藏有許多秘密，而後重拾對世界的好奇，而後「看到了我遺失的夢，在黑暗中微微發著光。」而後——小女孩說：「我看到了我的家」。就是這樣，「家」到了，原來毛毛兔與夢所指引的是家的方向。

這裡我們不禁要思索，相較於在一般存在狀態中人似「醒」而「睡」的昏盲，小女孩的「睡著了」彷彿才是生命真正的「醒」，那森林的遊耍似是一場靈魂的震懾，震醒所有僵滯的死寂，在整個感受復甦的活潑輕快中，

「家」的方向亦顯明了。於是幾米於文末說：「沒有夢的城市，好寂寞」、「我想再作一個夢」。夢與醒之間的互相滲透探問，人除了活在向所堅持的，種種沉重的目的性以外，一定還有其他更多的什麼什麼……但那是什麼呢？

門、秘密花園、地洞、森林、夢、月亮以及其他

在〈幾米的私房話〉一文中寫道幾米自述創作狀況：「他從來不擔心題材不夠，他經常在自己的夢境與清醒間捕到創作的靈感」¹²再次觸及一個朝向世界開放的創造心靈的特徵，除卻現實性的、功利性的、瑣碎性的、目的性的一般性存在之外，生命的豐盈更在於未能被現代文明所圈限的「夢」中——那是幽秘的潛意識，那是靈魂，那是心靈的國度，那是生命長久被遮蔽的神祕原鄉，以及更多更多未知的可能。事實上，不只是「夢」，幾米每每以門、秘密花園、地洞、森林……等意象作為逃遁現實、不耐現實的象徵，只要那麼一叩門，一轉身，一跳躍，便是對機械化文明的拒絕、搖手，甚至是反叛。

在現代文明中，夢或者秘密花園或者地洞或者森林皆是「無用」之物，而對無用之物的沉溺活脫脫是一種生命的浪費，許多鐵則不能被動搖，例如時間，例如效率，例如計畫，例如征服，例如爭奪，例如實用……等等，文明鐵則且定義出何為有價值的社會活動，如金錢、權力、聲望、名位……等等，但如是，所有圍繞於生命中未解的奧秘亦將失去，生命的光暈被遮蔽，存在終將成爲一件乏味無聊之事。

看看《月亮不見了》，當街角充斥著被丟棄的月亮時，那正是一個恐怖時刻的隱喻，「城市裡似乎隱匿著各式各樣的怪獸，處處充滿著危機，每個人的情緒似乎都變得異常暴烈。」那正是現代文明在驅逐了一切的神秘、詩意之後，一個個以實用取向的文明人所呈現的精神裸露之特質，那樣荒涼狂暴的存在，以至於當早上校長於所有孩童面前宣告「世界上本來就不

¹² 見〈幾米的私房話〉，出處：<http://home.kimo.com.tw/yia922/33.htm>。

需要月亮」時，竟忽地口吐白沫，倒地不起，更可怕的是，沒有人想去救他。如此尖銳的透視文明的病亦是人心的病，這是一個沉沉睡著的世界——一個不要夢想、溫暖、希望的世界，而所謂的都會繁華、文明盛況，正像張愛玲說的，一襲華麗的袍子，上面爬滿蟲子。

將《月亮不見了》中，校長之死視為時代的隱喻，作者一方面以敏銳的透視畫筆為時代的病痛把脈，但把脈的同時也透出作者療治的藥方：沒有希望、夢想、溫暖的城市將是一個死城，死城中的人，雖生猶死。於是，傾聽深淵哀號的作者遂於筆下釋放諸多精靈來召喚死城中沉睡的人們醒來。《月亮不見了》中那是寂寞的兒童與可愛月亮的無意間相遇，相濡以沫的陪伴，為「幽暗的生命帶來溫柔美好的時光」；又如《微笑的魚》中，一隻微笑的魚不論白天、夜晚、天晴、天雨隨時在召喚著那個疲憊的中年男子，邀他抬頭看月亮，邀他與星星許願，邀他就著綠色的微光跳舞，洄向寶藍色的大海，如此的回應於魚的召喚後，他才真切體悟了存在的真義——自由。而不得自由的切身之痛使他感同身受於魚缸中，魚所遭受的身不由己的囚徒之苦，雖眷眷不捨，仍釋放了牠，祝福牠回到大海的家——那是對自己想要回家的最深情表述。

不僅如此，你要回家，除了小精靈的牽引，還要透過童年的再次回返。「童年」在此不僅是實指的那一段逝而不返的歲月，更是一個晶瑩剔透的隱喻，那是一種精神上永遠「拒絕世故」的澄澈心靈。如劉再復於《共悟人間》一書中與女兒說道：「如果不能在具有洞察力與穿透力之後返回孩子狀態，那麼，他可能就會變得過於冷漠、冷峻」¹³，又說道：「世故會毀滅天真和毀滅性格的詩意。人一旦進入官場、商場、名利場，性格的詩意就

¹³ 見劉再復〈論人生分期〉（劉再復·劉劍梅合著《共悟人間——父女兩地書》，台北：九歌出版社，2003年版），頁130。

會蕩然無存。」¹⁴這也正是幾米每每愛畫「小小人」的原因。如同《月亮不見了》所有棄置月亮的理性理由下包藏的其實是殘暴專制的世故心靈，其中，唯有小男孩保有性格的天真與純潔，也因此能夠享受與月亮同處的每一刻：聽懂月亮的話語、回應月亮的召喚，甚至與月亮一同哭泣。至於作者被自家兒童觸發所寫就的《布瓜的世界》，則索性讓大人們世故沉重的話語讓位於童言童語，果真，相較於現代文明強調的世界分為「已知」、「未知」二者（而現代性精神便是要征服所有的未知成為已知），天馬行空乃至令人措手不及的一連串「兒童之問」（或「兒童姿態之問」）讓表面合理的世界裂出了個大縫隙——喔，原來宇宙中還有「永遠不可知的」，且還不少呢，譬如：「為何歡樂過後只剩下一片悲涼？」、「為何不能同時讓天使與魔鬼吻我？」、「為什麼獨享一切時，並沒有想像中那麼愉悅？」、「為什麼小鳥不需要唸書？我比他聰明一百倍，卻反而要辛苦地讀書呢？」……等等不一而足的問題，一個個拋來的問號使世界再度被新奇、有趣、神秘的氤氛圍繞，使人重新得以新鮮之眼、探索之心來看世界陳舊表象下的新意。因之，回返兒童狀態，那雙看待世界的美麗眼光便回來找你了。

嬉戲、遊蕩、跳躍、追逐

相對於都市文明龐大笨重的機械裝置，幾米筆下所充斥的奇詭夢境與可愛精靈、孩童們，每每召喚人一起嬉戲、遊蕩、跳躍、追逐，這些，看似輕盈跳脫的行止，於憂傷的心靈，似乎都是神奇的療藥。我們不妨再探一探幾米繪本所透露的訊息。

還記得莊子〈逍遙遊〉吧，如何逍遙？莊子提出了「無待」、「無用」

¹⁴ 見劉再復〈論性格的詩意〉，出處同上，頁163。

（不以現實功利之用為唯一的用）作為藥方，以之作為「遊」的詮解。幾米筆下小精靈們邀城市人的嬉戲、遊蕩、跳躍、追逐，不啻是解脫當代文明之痛的「逍遙遊」？生命應該被視為一個整體來看待，所以跌落深淵，與堅持站在某個目的性天秤上估量自己，而後終於漸漸失衡，以致痛苦跌落深淵有關。然則這所謂的倒懸之苦，不正是我們日常生活的寫照？誤以整個社會眼光中的「有用」為生命的目的性，且名之為理想，犧牲生命，在所不惜。然而，誠如上文所說，這便是喧鬧與苦難的發生地。看看《莊子》，我們或者應該反問：這——真的便是生命的全貌嗎？如何人總是如〈逍遙遊〉中以有用、效率為取向，為現實目的汲汲營取的野貓與黃鼠狼一般，東奔西竄的精明，但下場卻是陷入了捕獸的陷阱，永劫不復地困死於羅網中。

是以，人生的意義實繫於有用與無用之間的平衡，那是一個更整體，更通透的視野，生活確實需要更多的「輕」（所謂的無用）來拯救過多的「重」（現實中令人喘不過氣來的功利性、目的性），生活需要對既有的邏輯多一些叛逆，生活需要讓多些空間給靈魂自由呼吸，生活需要多一些「例外」、「遊戲」、「幻想」或「輕鬆」——太沉重了，生活需要多一些「兒童性」。

看看幾米怎麼說。〈守株待兔〉（《我的心中每天開出一朵花》）：「守株待兔的第四天，/我凝視遠方，開始欣賞雲朵的變幻。/守株待兔的第十天，/我學會分辨小鳥的叫聲，嗅聞不同花草的香氣。/守株待兔的第十七天，/我可以從微風中感覺到蝴蝶的心情。/守株待兔的第二十天，/一群小兔對我微笑，/送我一朵紫色的花，我們閒聊了許久，並互道晚安。」畫面上，是身後一群小兔慢慢向他靠近，且送他一朵紫色小花。畫面饒富興味，在文字下方一幅小圖，那是在頓悶的「待」後，等待之人索興仰在草地上看天空了（所謂的「無待」），而四周有美麗小花圍繞。這不正是取消「非得如此」的目的性的最佳報償——雲朵、花香、蝴蝶，乃至所要「待」之兔都為你獻花了！若能在生活中多些「輕」的想像，連「重」的擔子都可以

消解了，我們不妨讓幾米親自演練一次給我們看，例如每天惱繁人的搭車，一被幾米加上「想像」便趣味化了：〈遊戲〉：「上面的牙齒先刷，還是下面？/3 號公車先來，還是 5 號？/糖醋魚先上，還是宮保雞丁？/左邊的電梯先到，還是右邊？/我在紛亂的城市裡，偷偷地和自己玩秘密遊戲。」

就是這樣，所有讓人不得動彈的繩索一一開解了，不僅如此，幾米更發揮了他的看家本領，喚出所有的可愛小動物，一起與人喟嘆，與人顛覆，與人遊耍。

齊物合唱

當人將一個活生生的生命交給一個個「固定」的目的性去主宰時，便彷彿將生命置於一個又一個的框架中，讓生命的整體性在一個個的框架中破碎、分裂，而日益增多加高的框架，終將使人無能與自己，與世界真實的接觸，因框架之人亦如囚犯，在封閉了自己視域的同時，也隔絕了他人，那也是現代文明中，不能傾聽進而墮入深淵的重要原因。

於是，當我們看幾米邀讀者一起打開門、秘密花園，走入地洞、森林，看見月亮與夢時，種種嬉戲、遊蕩、跳躍、追逐、幻想的行止，一一脫解了深淵中人揹負過久的沉痾，其間所以對憂傷特具神奇療效，亦即在於重新使人從笨重的機械狀態回復於生命原本的輕盈與天真。那是重新與久違的自己連結的努力，而這樣的努力，呈現於與整個世界的接觸中，自然也產生了一種美妙的合諧——放下框架，你與世界萬物之間不再有屏擋，你成為可以「傾聽」的，在「傾聽」中，你首次與宇宙萬物連結起來了，這是一種天地間合諧的共鳴，亦是莊子所說的「齊物」之美。

從卸除框架的觀點來看幾米的繪本饒有意義。讀者每多能注意到，人與動物同台表演的「不隔」為幾米繪本的一大特色。小動物們似乎最能體

貼、了解幾米的心聲，而幾米也最能傾聽、明白這些可愛朋友們要說的話，更進一步說，小動物們個個是他，他也化身為每個小動物，動物與人，在幾米作品中有一種齊物合唱的熱鬧、快樂與共鳴。

例如說，《森林唱遊》一書的主角全是動物：長頸鹿、兔子、狗、鴨、鵝、蛇、鼠、豬、熊……等等，當然別忘了，還有人（人在此書中不過是眾多的動物之一，果真是「齊物」），而動物們所唱的歌，光看歌名（篇名）就能讓我們莞爾一笑。如〈休兵〉、〈等待流星〉、〈公園午後〉、〈即興演出〉、〈童話晚宴〉、〈秘密遊戲〉……，大夥唱得極盡興，每個動物成員一律平等，都有擔任主唱的機會。當然，作為「合唱」，我們可以在不同的唱腔唱裡找到合諧之處，那便是——努力地顛覆常理框架，以小豬成員為例，幸福的原則是：笨、懶、沒出息，快樂是在昏沉的午後飛起來，另外牠們到7—11也會索取統一發票……當然，小動物們亦會選唱緩慢的抒情曲，聽之甚至令人憂傷，如一隻小豬以藍調歌聲唱著：「有人在家嗎？有人在家嗎？有人在家嗎？」當然，曲目多變，如哲學一般的反思者也有，如那首〈一無所有〉：「真的可以拿掉頭頂上的墊子嗎？拿下我唯一的保護？那一夜，我們失去了『信任』」。聽了小豬的唱詞之後，你還會說：豬是豬，我是我嗎？於是，在齊物的合唱中，我們終於能夠互相傾聽，終於能夠回到萬物一體的完整性中，一直到此時，世界才豐盈彩色起來了。

五、反叛、冒險的歷程

現代生活中的固定、認同、習慣、膠著……是幾米作為一個敏銳的創作者，以畫筆所揭櫫的摧折「自由」的文明之病。如〈圈套〉（《我的心中每天開出一朵花》）畫面所暗示的，那使人不得動彈的捆綁，正意味著一種

以集體為名的制約、擺佈、疆繩、套牢與桎梏；再如〈籠中鳥〉（《我的心中每天開出一朵花》）中，將人與鳥的位置交換，頭被關進鳥籠中的小人說道：「我們一起被關進鳥籠裡，/空間真的很狹小。/風景被鐵條切成一格一格的，醜死了。/把鳥籠掛在樹頭，佯裝生活再大自然裡，/這種想法更讓人傷心」是作者為籠中鳥不得自由的哀鳴，但不亦鮮明地指出現代人乃至自己失卻自由的處境？幾米對「不自由」（身不由己）的體察如此切身細膩，至於〈娃娃床〉（《又寂寞又美好》）中，竟聯想娃娃床為「娃娃監獄」，如此恐怖的隱喻。再如，〈安全人生〉（《我的心中每天開出一朵花》）中作者幾乎已經不避諱地跳出夫子自道了：「請暫時忽略我身體的安危，/關懷我心靈對自由的渴求。」畫面上，一個想盪上雲端的小人，探看腳下竟有一張巨大的安全網，忽地心中飛翔的熱情便熄滅了。那熱情，是創作者向未知雲端挑戰的熱情，亦是真實活著的證明，那是創造的源頭。

存在主義心理學大師羅洛·梅（Rollo May）於《創造的勇氣》一書說道：「創造性與意識都是在反叛一個全能的力量時，才得以誕生。」又：「凡是具有創意的藝術家、詩人與聖徒，都須對抗繼承社會的『實際的』（相對於理想的）神明——附會的神，以及代表冷漠無情、物質成就與剝削勢力的神。這些是既成社會的『偶像』，受到廣大民眾膜拜。」¹⁵我們試著將以上的話放在幾米的創作歷程中，則幾米做為一位被群眾視為「偶像」的創作者，其成名後所獲致的肯定與成就，亦將成為一個真誠的創作者所要面對乃至超越的「神」（掌聲、眼光、鮮花與讚賞，是對創作者的肯定與鼓勵，但不也是一張巨大的安全網？）這裡實已觸及了「創造性」的深刻本質——創造最終必須是一條「自我超越」之路，則當幾米被置於如此迫切的生命

¹⁵ 參見羅洛·梅（Rollo May）著、傅佩榮譯《創造的勇氣》，（台北：立緒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1刷），頁27。

難題時，我們看到了《幸運兒》（2003年出版）¹⁶。

¹⁶ 以下提供幾米在接受塵翎（陳寧）訪談時，對《幸運兒》創作過程與理念的說法，可使我們更多的掌握這本書的特色。亦能作為我們討論的引證。

一、作者創作《幸運兒》的狀態與繪本特色的說明：

……可是像這本《幸運兒》，它不能動任何一個節，它一步一步的講，是很傳統的敘述方式。文字有點像寫 minutes（會議紀錄），我以前圖不會畫那麼近，文字跟圖不會那麼近，我以前畫的那種，是很“空”的：換一個文字甚麼，也不會互相影響。但今天我要畫的非常貼近的，這對我來說是一種艱難。

二、《幸運兒》與作者自身經驗的關係：（我們以訪問、回答的原貌引列如下）

問：你有沒有把自己放進故事裡去？有沒有自己個人的投射在裡面？

幾：我剛開始設計故事，寫文字的時候沒有想到這些東西，慢慢畫的時候，就想到，欸，會不會被人家影射？因為書裡面，所有人都想要董事長的簽名，要跟他照相，董事長的爸爸媽媽每天都被人家問，但董事長的女兒每天都煩他，當然會有些生活的影射。但是我想任何人到這樣的地方，都會有這樣的問題出現，只是有些人覺得這樣的東西很好玩，可是，至少對我來說，並沒有那麼好玩。

問：這可是這兩年你突然成名後的體會？

幾：如果沒有經過這兩年，我可能不會接觸到這樣的題材，這樣的題材不會進入我的創作裡。這兩年，我有點“爆”，突然就紅了，尤其是去年。而且那時我正在畫這本（《幸運兒》），我就覺得，我可以領略到這個情景，可能以前只能畫微笑的魚，一個上班族，或者畫《向左走向右走》那樣，可是現在我突然可以領略到好像我擁有很多。所以很多人問我，你的創作從哪裡來，我說，從生活來。但我覺得所有人看幾米跟我自己看自己是有很大的落差。

問：是怎樣的落差？到底真正的幾米是怎麼樣的？

幾：其實接受探訪時，我雖然會跟人家講我沒有變，我還是以前的我，可是有些隱約而言，有些東西還是會溜掉了。就像我比較沒有辦法回頭去創作更輕巧的作品，也許可以，但是總是有點策略。然後，感覺的看法，或是對自己的重新認定，確實是不一樣，可是我當然會跟大家說我沒有變，可是我覺得還是有。因為可能在做前面幾本書前，我其實不太相信我，我

集體的、重複的/獨立的、創造的

不同於幾米其他作品中的輕量級小人，《幸運兒》的主角是一位輕易擁有「許多人一輩子辛苦追尋的夢想」的重量級人物——董事長。於他四周，親屬關係、社會網絡、才氣名聲……一切都是最好的。然而，作者偏偏讓董事長於眾人的環繞注目中，長出了一對小翅膀，且讓這對翅膀不受控制地恣意長大，直到威脅了董事長的日常作息，最後，甚至阻絕了董事長與原本生活中的種種社會符號（如上班、下班、開會、與妻兒共處……等等）之接觸。最後，董事長身邊的人決議將日益消沉落寞的董事長的翅膀割除（董事長愈來愈不像董事長了，董事長竟然不自覺地開始學鳥兒啼唱，甚至聽懂鳥兒的哀鳴），旁人明快的決斷是爲了讓他可以重新成爲一個「正常」的「董事長」（好回到固定、共同、重複的集體生活）；然而，即便是麻醉劑也制服、麻痺不了翅膀的意志了，它用力拍動、激烈掙扎（畫面上是紛紛掉落的羽毛），「在手術室內發狂似地四處飛竄。」終於「衝出」手術室、「撞破」玻璃窗，「帶著昏睡不醒的董事長，搖搖晃晃地消失在狂烈的暴風雨中。」故事至此的象徵性極豐富且耐人尋味。那個在董事長成爲眾人之偶像（神）之際所長出的翅膀，不正意味著那是對「集體的、重複的」社會眼光與生活模式的重大反叛？而這反叛的本質是什麼？從何而來？我們試著再深入於這個故事中。

我們注意到，翅膀初初長出時是幼弱微小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翅膀竟在不斷帶著董事長逃避，乃至在冒犯社會的集體規約中日漸強大，以

不相信我可以做到，而且可以受到喜歡，而且我可以受到那麼多的重視。
可是我現在要努力的告訴自己，我確實做到了。

〈幾米訪談〉全文原刊於大陸《書城》，2003年5月號，可見於網址 [http: /www.locuspublishing.com/gm/web/report02.htm](http://www.locuspublishing.com/gm/web/report02.htm)

至於再無人可以阻擋翅膀的行進方向。「翅膀」在此的隱喻性豐富，除了代表對所有既定軌道的叛逆意志外，其後，將董事長帶出手術室，在眾人眼中消失，而歷經時間、空間的種種冒險與孤獨淬礪，直到成爲一個徹底的野人（脫盡文明外衣的野性之人），終於全然洗脫了「董事長」的社會性名號。在此一叛逆性中，翅膀的飛翔所帶出生命探索之意，竟是解脫身不由己，重獲自由的重要法門，只是，你必須付出慘痛的代價。訪者（陳寧）問道幾米對「美麗」的定義，幾米以董事長爲例答：

我現在覺得，美麗是個過程。好像《幸運兒》裡的董事長最後破窗而出，我覺得是非常美的。雖然很多血，很殘酷。我覺得就讓他去。你把它割掉，他又不捨。讓他去追悔，讓他去痛，都比他躺在手術室等待切割來得美很多¹⁷。

那血淋淋的痛苦，要不斷衝破的社會制約，甚至直指倫理架構（當董事長成爲徹底的野人後，便也失去了朋友、父母、妻兒），這其間所要付出的代價，內心探索的堅強，對集體性的衝決，對孤獨煎熬的忍受，不啻是「創造性」的生命圖景？生命要的是深切的真實而非表象的安逸——作爲自覺性甚高的創作者，幾米必然知道只有當個體性真正爲人所尊重時，人性才是真正的誕生或醒了。而真正的誕生或醒，便是一種真實的活，那亦是一首生命的創造之歌。

¹⁷ 出處同上。

直覺、勇氣、開放

《幸運兒》中的董事長，以流血的代價揭示一則生命的美麗寓言：從社會的集體性、重複性、制約性中離開，重新成為個性的、獨立的、創造的，這才是生命真正的「活」，這才是解脫身不由己的「自由」之道。然而這強韌的內在探索，對集體制約之衝決，與孤獨煎熬的忍受力從何而來？讓我們再小心地回到文本中，注意——那翅膀並非從天而降，而是從董事長背後生出，而後慢慢茁壯。這就是了，要成為獨立的個體，你必須由外返內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且讓聲音在生活中日益壯大——這不正是「傾聽」的深刻表白？而走上自我傾聽之路，你便在宣告將從既定軌道與集體制約中出走，你便在宣告從此走上一條「冒險」之路，在未知的前路中，你只能交出所有，你必須對生命信任。這正如《幸運兒》中，當董事長被翅膀帶離之後，一幅幅畫面所象徵的：將無可依憑地以裸的身軀，直接遭遇海中、風中的摧折與危難，甘冒失去所有的風險，讓自己在未知中痛苦蛻變，如此，你才可以新綠長成的大樹上自由憩息，如此你才能夠回返這個苦難共同體的人間，且為人們帶來真摯的愛意。

則直覺、勇氣與冒險，生命淬鍊之後所帶來的是自由，亦是愛。

因之，幾米每每被問及創作的靈感從何而來，其每每答以：「直覺」¹⁸，便是在強調聆聽內心召喚、遵循內心召喚的重要性。但「直覺」既然

¹⁸ 如〈幾米訪談〉中所說的話：「……因為我有時候在家裡畫圖，事實上裡邊沒有很多思考，反而是一種直覺。比方說，假如我畫這張（指著書裡一張圖畫），我一下就畫出來，我就很喜歡這張：裡面有一種寧靜，但是也有一種暴動。風雨前的寧靜，或者暴動後的安寧，但是我完全沒有諸多苦思，我要畫甚麼樣的東西去touch（感動）到你的心，我只是很直覺，我畫的過程中，突然出現這個

是一種深度的自我傾聽，那麼，若要（或能夠）成爲「直覺」的，則必須讓自己的心靈處於一種極爲敏感柔軟的狀態，你的心靈必須不斷突破封閉、框架，朝向世界、他人乃至於更深的自我開放，但這不正是對「冒險」的另一種溫柔表述？

我們回看幾米的《地下鐵》，小盲女走入長長地道的孤獨摸索，「不斷向下探去的深邃地道」不正象徵著這是一次內在探索的冒險之旅？而每個地道的出口、入口皆有生命層層疊疊的記憶、痛苦、歡樂與願望，這心靈（地道）的冒險之旅，其危險之處在於，首先，她只是一位十五歲的少女（她還沒有足夠的生命歷練），其次，她沒有人扶持陪伴（她是孤獨的），再次，最最艱難之處在於她是缺陷（盲）的（好危險啊！）然而老天爺豈會因會這些限制，而給予她無虞的安全優惠？繪本中說道小盲女常常迷路，陷入迷宮般的城市，或者不確知自己在哪裡，要到哪裡去？甚至掉入泥濘與多霧的沼澤中，找不到光的源頭……種種種種處境的艱辛，正如離開了社會軌道的董事長一般，再再說明了冒險之路的艱險，其中，「迎向未知」與「孤獨」正是對人心最大的考驗，然而，也正是在須「單獨」面對生命所有未知的命運，所有可以倚靠的東西都靠不住了（不正是「死亡」的寓意？）這時，在只能依憑「直覺」前行的信任中，驚鈍的心靈與感官才再次向世界開放了。因此，我們可以說，小盲女在十五歲這年的「盲」，卻是生命真正「不盲」的開始（重新「傾聽」的開始）……她重新聽見葉子掉落與蝴蝶輕拍薄翼的聲音、想念最甜美的一顆蘋果、回想藍天雲朵的形狀，乃至回到童年，回到秘密花園，甚至看見童年桂花樹下的沉默葬禮……小盲女的生命探索之旅亦可說是一場生命的「重新看見」之旅，在

畫面，讓我自己覺得，啊，好緊張，我好喜歡。但是這裡有很多story（故事）在畫中。」出處同上。

這時刻，沉睡許久的心靈與感官都活甦了起來。也因為能夠重新看見了，生命遂不再只是黑暗與孤獨，因此，面對著危機四伏的命運，在隨時想要告別世界的痛苦裡，「世界的驚奇與美麗」才會總是挽著人，讓人依戀不捨，讓人即便留著眼淚也不要離去。正如「溼透的衣裳，終究會乾」，若真能重新看見、聽見，則生命中所有的缺陷、不測與痛苦（如小盲女的「盲」）也將有它的美麗之處，只是，我們能夠重新看見、聽見，我們能回到那生命的源頭，真正的家嗎？繪本最末，幾米引里爾克的《盲女》詩句，恰可作為最佳的注解，我們再將它抄錄如下：

如今我已不再置身事外，
一切色彩皆已化入
聲音與氣味。
且如曲調般絕美地
鳴響。
我何必須要書本呢？
風翻動林葉，
我知曉它們的話語，
並時而柔聲複誦。
而那將眼睛如花般摘下的死亡，
將無法企及我的雙眸……

便是這樣，於是我們說：美是一種救贖。

六、誰願意為我在黃昏的窗邊唸一首詩？ ——美是一種救贖

幾米的病，生命無從掌握的深切痛苦，使幾米的作品中充滿對「不測」的敏銳覺知。正如《向左走向右走》中那對在生命極寒之處相互依偎、取暖的情侶，在一場忽來的暴風雨中，竟就失去了彼此；《地下鐵》的小盲女「在聽到悠揚的樂聲起奏時，卻也聞到濃嗆的煙味」。幾米的單幅作品中亦不斷重複著這主題，如〈幸福鞦韆〉（《聽幾米唱歌》）：「我多麼想在森林裡盪鞦韆，/可是我怕會摔斷腿，害怕驚動沉睡的小精靈，/害怕會吵醒大野狼或山老虎。/我只要靜靜的站著，靜靜的站著，靜靜的站著，/享受這片刻的幸福。」或者，如〈有效期限〉（《我的心中每天開出一朵花》）說的：「世界所有的美好，/都有有效期限」，那是生命的惘惘威脅，躲在每個你以為安穩的當口，便就躍出了，便就攫住你了，然而你該怎麼辦，憤恨、控訴、寂寞乃至流不盡的眼淚等等，在世界與自身的喧鬧裡，你能怎麼辦呢？輕輕擦乾眼淚，幾米於〈清晨的窗口〉（《我的心中每天開出一朵花》）中寫道：「我在清晨的窗口，觀看飛動的生命/努力學習，並試著找尋。」是的，原來這竟是生命的真相：不測、變動、流動，這正是生命始終是一場奧秘的註解。生命從未能被所有你期待的框架定著，在無從掌握的脆弱性中，你只有傾聽，只有專注地傾聽，脆弱才能轉為堅強，不測才能再次翻出確信來。那生命的奧秘是——

流動、臣服與信任

當我們以「不測」作為「傾聽」的窗口，生命遂從被「安穩」強霸許久的框架中釋放出來，而恢復了其流動的特質，這特質便是一種以恢復生

命的「整體性」觀點，來代換分裂後的「對立性」（單單凍結在安穩或不測中）固著¹⁹。這之間巨大的轉折便是生命最大的歷險，代價慘痛，但最終的合諧終將潛藏在最危險的動盪裡，啓示著生命的寬廣與奧秘，便在於它始終帶著相反的一極。因此，這場孤獨的歷險，一無所有的放手，為的是把我們從變動不測的深淵中，如對待董事長、小盲女一般地引領到全然的信任裡，在那裡，你才能傾聽你始終不曾聽見，或忘記久遠的聲音，你才能深信苦難自有其深情的話語，你才能讓這痛徹心扉的不測透出意義，你才能釋放恐懼，終至在黑暗的深淵中歌唱。仔細聽——

那是如幾米在〈回家的路〉（《我的心中每天開出一朵花》）所說的，當回家惟一的路被粗心的流星撞落之後：「還好月亮還在，/還好想像還在，/還好天使還在。」以及〈希望井〉的：「我總再最深的絕望裡，遇見最美麗的驚喜」。再如《微笑的魚》中，那發出綠光的魚兒在引領疲憊的中年男子一番「開放的歷險」後，終於領悟到「釋放」的意義，讓魚游回大海；而《月亮忘記了》的寂寞小男孩在與月亮建立相濡以沫的真情後，終究「放手」讓月亮回到天上的家……這些決定都是至痛的（這應該亦是作者自身之痛），但「放開」、「流動」竟是解脫固著，重獲自由的重要過程，這痛苦的「臣服」，實涵藏著對生命最大的敬重、信任與祝福。於是我們了解幾米在《月亮忘記了》書前，當不測的苦難發生時所說的話：

看見的，看不見了。

¹⁹ 不單是要打破「不測」便是牢不可破的深淵的固著，也要小心生命在安穩狀態時的固著，因此，幾米成為國際性的繪本作家後，仍於 2004 年出版其於病痛孤絕期間的一系列畫作：《又寂寞又美好》，幾米自言其動機是「讓我重新回憶過往」，不也是在試圖打破對安逸幸福的可能定著，故我們可以將作者這樣的出版脈絡視為讓生命恢復「不測/安穩」的不斷辨證的思索，生命至此才能流動，恢復自由，還其奧秘。

夏風輕輕吹過，在瞬間消失無蹤，
記住的，遺忘了。
只留下一地微微晃動的迷離樹影……

以及書末，臣服且信任了生命所說的話：

看不見的，看見了。
夏風輕輕吹過，草叢樹葉翻舞飛揚。
遺忘的，記住了。
烏雲漸漸散去，一道柔和的月光灑落在窗前……

這便是信任，這便是祝福，這便是讓生命回復其奧秘，這便是在無盡的深淵中悄悄綻放的救贖之花。當下凝視著它，專注地看著它，當「一道柔和的月光灑落在窗前」，我們便窺見了美，窺見了天堂。

此刻、瞬間、美與詩

月光之美存在於綻放光亮的當下，如同百合花之美存在於綻放芳香的瞬間，那瞬間，永恆已被碰觸到了，那當下不顧一切全然釋放的純粹，撫慰了烏雲遮蔽、轉眼凋逝的憂傷，那便是美，那便是詩，那便是救贖。然而，與月光、百合花相較，人似乎從未活在此時此刻，我們總是活在過去與未來，我們總是凍結在逝去的憂傷裡無可自拔，又總是放縱自己在明日的憂慮中，忐忑度日。生命好沉重哪……如果我們總是不能活在此刻、當下，我們所經受的一切怎麼可能會是真實的？

學學月光、百合花的純粹吧，回來活在當下吧！於是我們看到幾米於《又寂寞又美好》（1月9日）寫道：「世界時時刻刻在變幻，/我們必須找一個緩慢幽靜的時空。」生命所有的美好，最終的答案都在此刻，都在

當下盡情綻放感覺的瞬間，眼睛、耳朵、鼻子、嘴巴、皮膚……都是通向永恆的窗口，當生命的微風可以全然吹進來，我們的心靈會變得更加敏感與柔和，一旦瞬間被碰觸倒了，真實、永恆便來了，在不測的苦難前，我們的救贖便是如《地下鐵》的小盲女一般，儘可能全然，甚至是冒著一切風險的參與世界，這是里爾克詩「如今我已不再置身事外」的深意，在其間：「昨日的悲傷，我已遺忘。可以遺忘的，都不再重要了」，瞬間是解除時間魔咒的最大奧秘，在那裡，我們可以詩人之名，在「無水的游泳池裡泅泳」（《又寂寞又美好》2月21日），在那裡，神秘開始發生，生活的點點滴滴，每一時每一刻，都是通往永恆的入口。

於是，我們看到「創造」的意義，不正是在看似瑣碎平淡的生活中發現處處不在的驚奇與新意？那便是詩與美的歌唱。故幾米的創作，透過影像的生意盎然看世界，那細膩畫風的所到之處，如生活點滴的細細勾勒，一樹一葉的靜靜描摹，細碎光影的燦燦晃動……沒有一樣是平淡的，甚至比原來的樣貌更美麗青翠，那是如「照相本子」般對瞬間充滿愛意的留情觀看、留心收藏，那——都是使幾米通往真實與永恆的秘密花園，於是，幾米在傾聽自己，與朝向世界開放的創作過程中，也以圖畫、文字邀讀者：來吧，來觀看，來歌唱；來吧，來參與，來跳舞。因為在每個閱讀的瞬間，在不測陰影環伺的生命變動中，亦有通往真實與永恆的秘密花園在我們身後守候，只要以詩，以美，以愛。

七、結語——當世界的喧鬧靜止時

我們試引幾米喜愛的女詩人辛波絲卡的詩作為本文結束：

我們何其幸運

無法確知

自己生活在什麼樣的世界（《我們何其幸運》）

這正是詩、美與奧秘所發生之處，也是在死亡的有限性中努力創造，努力活著的證明。在那時間停止的瞬間，一切固著的探問消融了，苦難也被拯救了，我們會像《地下鐵》的小盲女一般，對著我們未知的世界深深鞠躬，誠摯說出：「謝謝你一直陪伴著我」，我們會對世界、對不測，對生命的種種奧秘，重新投以深情的眼眸，愛意的關注。在那裡，我們會化黑暗為跳舞，化憂傷為歌唱，最後，化死亡為慶祝，因為，「那將眼睛如花般摘下的死亡，將無法企及我的雙眸」，因為，我們已在瞬間碰觸永恆，那是，當世界的喧鬧靜止時，又寂寞，又美好。